

那个人在哪里呢？我俯身去看远处的林间。
在那里，她说，指着我的倒影。
然后，她把我推进水里。

石破天惊的生命之旅，至诚至痛的终极守望

The Guardian Angel's Journal

我的守护天使

[英] 卡罗琳·杰斯-库克 著
肖毛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The Guardian Angel's Journal

我的守护天使

[英] 卡罗琳·杰斯-库克 著
肖毛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 博雅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守护天使 / (英) 杰斯 - 库克 (Jess-Cooke, C.) 著; 肖毛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 7
书名原文: The Guardian Angel's Journal
ISBN 978-7-5404-4981-0

I. ①我… II. ①杰…②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
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395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1-140
上架建议: 外国流行小说

The Guardian Angel's Journal by Carolyn Jess-Cooke
Copyright © 2010 by Carolyn Jess-Cooke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rolyn Jess-Cooke c/o
Darley Anderson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我的守护天使

作 者: [英] 卡罗琳·杰斯-库克

译 者: 肖 毛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特约编辑: 孙淑慧 薛 晨

版权支持: 李彩萍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付 莉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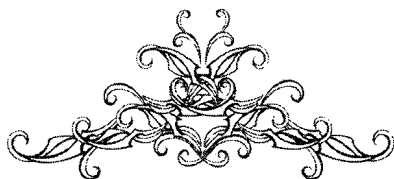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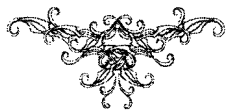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981-0


定 价: 29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

为了我的三个宝贝——
梅洛迪、萨默和菲尼克斯





天使乃灵体，其为天使，非因灵体之故。唯其奉
差遣，方为天使。

——圣奥古斯丁

在死去时，我变成了守护天使。

我去世后，南迪塔没有跟我进行任何足以消除紧张的聊天或者带来安慰的闲谈，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我。你知道吧？在猛地拔掉你一颗牙之前，牙医会问你打算怎样过圣诞节。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根本没有得到那种待遇。我听到的只是：

玛尔戈死了，孩子。玛尔戈死了。

不，我说。我没死。

她又说了一遍。玛尔戈死了。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，然后拉住我的双手说：我知道这有多么难受，我曾经把五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留在巴基斯坦。一切都会变好的。

我要离开这里。我环顾左右，发现我们站在柏树环绕的山谷里，两米之外有个小湖。包围湖水的蘼草，生着柔滑的脑袋，仿佛麦克风一样等着传送我的回答。嗯，这里大概没有别人。我发现，远处的野地中间有一条印着凌乱足迹的灰色小路。我开始行走。

等等，南迪塔说，我要你去见一个人。

谁呀？我说。上帝吗？荒唐透顶。这简直是鸡蛋壳上找缝儿——白费功夫。

我想给你介绍一下鲁思，南迪塔说，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领到湖边。



天堂笔记

我的守护天使

那个人在哪里呢？我俯身去看远处的林间。
在那里，她说，指着我的倒影。
然后，她把我推进水里。

有些守护天使会被送回去照看自己的同胞、子女及其关注的人。我又回到玛尔戈那里，再次成为我自己。我是我自己的守护天使，也是这部遗憾之书的修道院抄写员，在断断续续地记录回忆时，因无法改变龙卷风般掠过的往事而激动得失去自制力。

| 我的守护天使 |

我不该说“无法改变”。我们都知道，守护天使可以无数次地防止我们的死亡。让一切话语、行为和结果都符合自由意志，是每个守护天使的职责。我们就是负责避免意外的。不过，改变却是我们的分内事。每天的每分每秒，我们都在改变事情。

每天我都在暗中观察该有的事和该爱的人，我想写一些天堂笔记，改变整个事情。我想亲自起草剧本。我想为这个女人——也就是过去的我——而写，把我所知的一切告诉她。我也想问她：

告诉我，玛尔戈，
你的死因是什么？



目 录
CONTENTS



- 001 天堂笔记
- 001 第一章 变成鲁思
- 012 第二章 计划
- 020 第三章 外星球的护目镜
- 024 第四章 命运线
- 033 第五章 半开的门
- 042 第六章 游戏
- 054 第七章 变心
- 065 第八章 谢瑞与惊魂屋
- 081 第九章 心灵之歌
- 095 第十章 格戈的建议
- 112 第十一章 与傲慢有关的电影短片
- 126 第十二章 天色变暗时的海洋
- 134 第十三章 反击
- 149 第十四章 三重吸引
- 160 第十五章 小狗与熟食店
- 173 第十六章 迷魂潮
- 192 第十七章 种子
- 208 第十八章 水中的信息

- 223 第十九章 公共汽车
- 237 第二十章 改变的机会
- 248 第二十一章 犯罪嫌疑人
- 256 第二十二章 七天
- 280 第二十三章 最费解的信息
- 300 第二十四章 洗牌
- 320 第二十五章 没有签字的文件
- 328 第二十六章 完全相信
- 343 第二十七章 蓝宝石
- 352 第二十八章 山路
- 359 天堂之剑
- 363 译书笔记 肖毛



第一章 变成鲁思

The Guardian Angel's Journal

我不记得自己落水的情景，也不记得自己怎么爬到了湖的另一头。可是，在精神世界里接受短暂洗礼时遇到的情形，已经铭刻在我心里。我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在发现自己置身于灯光黯淡的走廊并往破瓷砖上滴水时，我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和目的，宛如渗过树枝的阳光般豁然开朗。鲁思。我叫鲁思。玛尔戈死了。

我已重返尘世。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。我在童年时就熟悉这里，也熟悉奥兰治会^①的乐队在夜色中排练时发出的独特声音。我想，此刻是七月，但不知何年。

后面响起了脚步声。我转过身。南迪塔在黑暗中现出彩虹色，对面的路灯的惨淡光芒，使她那纤尘不染的白衣泛起光泽。她向我探过身子，黑色的脸上满是担心的表情。

“你要遵守四个规则，”她说，举起四根戴着指环的手指。“第一，你要观察她的一切行为、感觉和经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见证我经历过的一切。”我说。

她立刻向空中摆摆手，好像我的插话是正在被她拍碎的语言气泡似的。

“这可不像看电影，”她纠正我说，“你记忆中的生活，不过是拼图画中的一小块。你现在要看到的则是整个画面，其中的几块需要你去拼合，但你必须非常谨慎。好了，让我接着给你讲其他规则吧。”

我点点头，表示道歉。她深吸一口气。

“第二个规则是，你要保护她。许多力量都会企图妨碍她

的选择。不让她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，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”

“等等，”我说，举起一只手。“‘妨碍’究竟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是已经为自己做出了所有的选择吗？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……”

“你没有一直听我说话吗？”

“我听着呢，可是……”

“一切都可以改变，尽管你回来得有点儿晚了。你现在还不明白，不过……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不清楚我是否聪明得足以明白她的意思，或者我是否坚强得足以应付此事。

“接着说呀。”我说。

“即使此刻，你我在这里的时候——变化已经发生了。可是，不要用你记得的老办法处理它，感觉它好像陈年往事似的。时间不复存在了。虽然已经来到这里，你对未来仍然看不清楚。所以说，你将遇到许许多多的新事，而且必须非常谨慎地考虑它们的后果。”

我感到头疼。“好的，”我说，“第三个规则是什么呢？”

南迪塔指了指从我的后背慢慢流出的液体——你可以把它们叫做我的翅膀。

“第三个规则是，你要把发生的事情记在本子上，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。”

“你要我写下一切事情吗？”

“不，还有更容易的做法。如果遵守了前两个规则，你就不必亲自动手了。你的翅膀能够为你做好一切事情。”

我不敢问第四个规则是什么了。

“最后的规则是，”她说，再次露出笑容，“你要关爱玛尔戈。关爱玛尔戈。”

她吻了吻自己的指尖，用它们按住我的额头，闭上双眼，轻声念起祈祷文，估计是用印地语念的。我倒换着两脚，局促不安地低下头。最后，她祈祷完毕，睁开双眼，黑色的瞳孔发出耀眼的白光。

“我还会跟你见面的，”她说，“记住，你现在是天使了，用不着感到害怕。”

她双眼中的白光漫过整个面部，顺着脖子和手臂蔓延。在被一片强光笼罩时，她消失了。

我四处察看。低低的呻吟声，来自我右边的走廊尽头。廉租公寓。楼内的砖墙光秃秃的，上面偶尔会出现涂鸦。狭窄的前门向街道敞开着，门边的扁平的楼寓对讲系统上面，贴着吉尼斯[®]的不干胶广告。楼梯井的底部，蜷缩着一个醉汉。

我站立片刻，注视四周。起初，我真想走进街道并远离这个地方，然后却被那种冲动攫住了，想要追寻走廊尽头的哼哼声。我说的冲动，不是指好奇或者怀疑，而是指某种介于直觉和深藏于心的本能的东西：直觉可以促使母亲察看好长时间没有动静的小孩子，结果发现他正要用洗衣机滚筒烘

干家里的猫咪；本能则可以告诉你，你离家时没有锁门、将被炒鱿鱼或者已经怀孕。

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
所以，我不知不觉地顺着走廊轻轻前进，经过那个醉汉，走了三个台阶，来到楼梯平台上。走廊的两边各有两扇门，走廊的尽头还有一扇。五扇门都被漆成黑色。那种声音现在更近了，听起来好像动物发出的低沉吼叫。我又走了一步。喊叫声。喊的是人名。一个女人的呜咽声。我走向那扇门，暂停下来。

然后，我进去了。这是起居室。屋里没开灯，黑黢黢的。我能看清一个沙发和小方块形状的旧电视。窗户敞开着，窗帘忽而飘向窗台，忽而飘向屋内的桌子，不知道想进还是出。痛苦不堪的长号。别人怎么就听不见呢？我想。邻居们为什么不来敲门呢？不久，我明白了。这是贝尔法斯特东部的游行季节^③。他们都已出门，正在随着《饰带》^④的旋律摇摆呢。

外面开始出现骚乱。警笛声从几个方向传过来。瓶子碎了。人们高喊着，在人行道上飞奔。我走出起居室，走向那个尖叫的女人。

床头桌上的台灯，发出闪烁的灯光，照亮了这间卧室。丁香紫色的墙纸正在剥落，远处的墙壁上带有点点霉斑和潮渍，仿佛被轻弹上去的烟灰。床铺凌乱。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，穿着长长的蓝色T恤衫，独自跪在床边，似乎正在气喘吁吁地祈

祷。她的双臂瘦得简直就像旗杆，带有严重的淤伤，好像她刚刚打了架似的。她突然直起身子，双眼紧闭，面向天棚，咬紧牙关。我看得出来，她就快临盆了。她的脚踝和膝盖周围，有一摊红水。

你肯定要生小孩了，我想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接生婴儿还是喊人帮忙？我死了。我别无办法，只能看着那个可怜的女人用拳头使劲砸床。

子宫的收缩，使她把拳头张开片刻。她向前倾倒，额头靠床，双目半闭，翻起白眼。我跪在她身边，犹犹豫豫地伸手去摸她的肩膀。她没有反应，而是再次喘息起来。接下去，子宫收缩变得越来越强烈，最终使她弯起身子，尖叫了整整一分钟。然后，尖叫声渐渐降低，她又开始喘息。

我摸了摸她的前臂，感觉上面有几个小孔。我仔细察看，发现她的肘部周围聚集着十个极小的紫圆圈。针孔。子宫再次收缩。她直起身子，大口喘气。T恤衫缩到臀部。她的大腿又白又细，腿上有更多的针孔。我扫视房间。梳妆台上摆着茶匙和茶碟，床底下伸出两个注射器。她要么是爱喝茶的糖尿病患者，要么是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。

她膝盖周围的那摊水，开始渐渐增多。她的眼皮现在开始扑闪，呻吟声变得更小。我明白，她就要昏过去了。她的脑袋歪向一边，湿润的嘴唇正在张开。“嗨！”我大声说。没有回答。“嗨！”仍然没有回答。

我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踱步。那个女人的身体不时地猛然

前倾和左右摆动。她就跪坐在那里，苍白的脸转向我，瘦削的双臂垂落到体侧，手腕摩擦着布满跳蚤的脏地毯。我有个开私人诊所的朋友，专门负责救治重病的吸毒者，生意兴隆得很。他曾经坐在我家沙发上，用几个钟头的时间细述被他救活的名人。在那些名人生命垂危时，他会把肾上腺素注射器的长臂伸进地狱，从撒旦的大腿上把他们拉回来。我自然不能完全记住那些治疗办法。我认为，我的朋友从来不曾挽救过正在分娩的吸毒者。在去世之后，他当然更不可能去做这种事了。

那个女人突然滑下床，侧卧在那里，双臂合拢，好像被扣上了手铐似的。我看得出来，她的身体此刻正在流血。我急忙弯下腰，分开她的膝盖。我清楚地看见，她的双腿之间露出了生着黑发的脑袋。我初次感觉到从后背流出的液体，它们冰凉而又灵敏，仿佛新生的双翅，使我觉察到房间里的一切——汗味、灰尘、鲜血、明显的悲哀感、那个女人越来越慢的心跳声、胎儿的急促心跳……

我坚决地把她的双腿拉向我，使她的双脚固定在地上。我从床上拽下一个枕头，又从床垫上取下最干净的床单，把它铺在她的大腿之下。我蹲在她的双腿之间，双手抱住她的臀部，试图不去多想这件事。在别的时候，要是遇到这种事，我准会跑得远远的。我呼吸加快，感觉头晕，但仍然集中精力，为决意挽救这个小生命而感到好奇。

我看得见婴儿的眉毛和鼻梁。我伸手按住那个女人的子

宫顶部。更多的羊水渗出来，湿透了她的屁股底下的枕头。然后，婴儿就像一条鱼似的，迅速游离了她的身体，而且游得飞快，我不得不抓住这个小家伙——湿漉漉的黑脑袋，圆鼓鼓的小脸蛋，青色的小身体表面，覆盖着白垩色胎脂。她是个女孩子。我用床单裹住她，一只手始终抓着粗粗的蓝色脐带，知道我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再拉一下，剥离胎盘。

婴儿在我的胳膊上低声哭叫，小嘴像鸟喙似的撅起并寻觅着。我应该立刻把她放到母亲的胸口，可我先要处理别的事——让那个母亲的悲伤灵魂留在憔悴的身体里面。

在我的紧抓之下，脐带开始松动。我迅速拉了拉脐带，能够感觉到位于另一头的大囊袋。这就像钓鱼似的。我又拉了一下，这次用的力气比较小。我慢慢但坚决地把整个东西一直往外拉。在来到出口时，它膨胀为黏稠的血块，掉到枕头上。我差不多二十年没做这种事了。助产士会怎么办呢？剪断靠近肚脐的脐带。我四处寻找利器，发现梳妆台上有一把弹簧刀。它会管用的。等等，还有别的事呢。助产士应该对胎盘进行检查。我记得，助产士曾经把从体内彻底娩出的胎盘拿给我们看，然后托比趴到离他最近的水池上，把午饭呕吐出去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胎盘是深红色的大脑般的物质。这个女孩的胎盘却小而薄，仿佛汽车压扁的小动物。她仍在大出血，呼吸无力，脉搏微弱。我应该去找人。

我站起来，把婴儿放到床上，可我在低下头时发现，她